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目錄

工部

尚書

薛祥

秦達

宋禮

吳中

李友直

王褱

趙榮

萬祺

王復

謝一夔

賈俊

劉漳

徐貫

曾鑑

李鏐

俞琳

龔弘

章極

趙璜

童瑞

劉麟

蔣瑤

林庭樞

甘爲霖

胡松

雷禮

朱衡

郭朝賓

姚繼可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

工部一

尚書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無爲薛公祥傳

黃金

薛祥字彥祥世爲廬州人祖景仁在元仕至帥府鎮撫父舜卿元季兵亂四海鼎沸絕榮進意祥乃戴武弁擐甲超騎集義兵保障郡邑適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駐師和陽祥遂從俞平章內附扈蹕渡江時至正乙未六月也推其材能表爲水寨管軍鎮撫越

明年丙申克臺城己亥攻安慶壬寅下江西癸卯復
廬州戰鄱陽得侍御黃船與議軍政上語俞平章
曰汝之功業非薛彥祥不能成就若總大兵攻浙上
奪姑蘇下中原凡傳旨密報惟祥是命洪武元年漕
運河南孟津上遣人謂曰聞有亡命者潛伏衝要
恐來劫掠倘彼衆我寡罔輕敵時夜半抵蔡河賊果
至祥諭之曰汝衆良善也值兵亂嘯聚情出不得已
今聖天子出矣汝等當順天命歸守家業樂安田
里無累妻孥縱使汝有千人不遇劫得千百我之所
部不下二十萬餘待曉縱兵蒐捕汝衆何逃衆服其

言而散

上聞之大喜時祥患背疽

上親視之亟

命醫治顧延安侯曰薛彥祥之疾託在汝等慎勿令
憊且嘗言汝歷多軍功當授武職而今用兵山東供
億糧餉未得其人汝相從於起事之初固有年矣簡
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霸漢室不絕糧道欲汝
效之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
等衛官軍分司淮安自楊至蔡達濟朔潁甘沙塞崩
塌疏通修築晝夜無息役使均平不施刑而衆懼不
呵叱而衆服雖勞不怨所論之曰爾等戮力官家我
奏爾功必得賜爾職衆皆悅從繼得論功授職者三

十餘人時由前初附官民當南遷者皆經淮安饑餓者食之寒凍者衣之死者殯之四年辛亥滿考還京淮泗之民焚香祝曰願公再來作我父母羣轅拒轍者遮道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軍追勦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註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感荷如天寫真生祠之而民相勸莫爲惡以干犯祥令如是者前後官府蒙其福利士民沾其惠澤乙卯誥授工部尚書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覓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

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棟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
匠不罪蓋蒙其奏活者千數人明年丙辰營謹身殿
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 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
俾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
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下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
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遂不譴是歲改天
下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以北平爲重遼特授資政
大夫北平布政司使北平屬縣有大興民多貧乏嘗
有鬻子女者祥至卽責問所屬知所自者以俸贖給
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取

不作無獻事一年方一面寧諡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
國以差役不均坐殿嘉興知府實十二年己未也明
年春上言姦臣每讒害汝汝何不言祥曰臣罔知其
故又明年辛酉十月不幸旁累下杖竟卒配賀氏先
祥卒至是合葬於江寧縣聚寶門外平岡原子四人
凱能政宣俱遷謫於瓊祥質性仁厚直諒不阿能容
人小過醵寡孤獨無告者周恤無所吝金玉子女不
義者絕不苟得峻刑酷法以爲能者不忍聞荼毒糜
爛以立功者不忍爲不避斧鉞以活人爲心贊襄
聖天子之仁化實多然不能逃於憐人之禍者豈氣

數有素定歟要之功德聞望有不隨死而亡者

工部尚書秦逵傳

雷禮

秦逵字文用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洪武十八年由國子生取乙丑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太祖嘉其賢能特擢工部侍郎有大興作多不召尚書而召逵議十九年四月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復赴京輪作每月如期名曰輪班匠行間逵復議量地遠近爲班次且署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諸匠便之七月上以逵在公勒詔有司復其家二十年正月上謂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

至聖之資制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有賴功莫大焉夫食萊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蠶之始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二十二年陞工部尚書五月帝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乃徙建于欽天山之陽遠以是月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勲碩德比作者列像于庭衮冕輝煌上其嘉之二十三年五月詔各衙門掌印官更署改兵

部尚書誥曰兵始黃帝至周爲備國君之軍六諸侯
之軍三將卒之左右副將副之偏裨二將叅贊之其
征戰將則爲隊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
泰然將之職有警則受民而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
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主兵曹以總其務所期甲仗
精旗幟明戈矛必利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清道
使無暴尸則軍士氣壯武勇自備於此之職非忠良
之志奚稱此任朕今以汝達爲兵部尚書爾其敬慎
乃職毋怠於事使兵備修明朕惟爾嘉懋哉未幾復
以達爲工部尚書十月因各處弓箭歲造不便奏准

定章
服

令工匠輪班赴京歲造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巳定生
員巾服之制襦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縵
軟巾番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
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
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襦衫縵各一以爲天下
先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二十五年致仕

工部尚書宋公禮傳

朱睦㮮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明經克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文皇卽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卽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二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

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
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
入河未幾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
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發山西河
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
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
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
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窘之利從之

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
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
橫亘五里遏汶忽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爲二水四
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
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瑄
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 上嘉勞
賜寶鏤二百錠文綺二襲其分董役者爵賞有差十
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于官弘治

闕大學士李東陽經會通河有尚書宋公富經略世上但識陳恭襄之句人始知禮之功若此於是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遂建祠於南旺以金純周長配

論曰禹疏川列九州茲地爲豫豫者和萃之名也

明興茲地當兩京之中貢賦轉輸所繫甚重然治亦有緩急之別耳國初之議凡遇秋水泛溢沖決田廬水濱州縣官主之至於漕渠淤淺飛輓不達有大患則請於朝暫遣一二大臣來視丁亥卽還吾省如宋公禮是也正德間議者專設大臣一人爲總理河南

山東監司郡縣各增一人分治歲徵夫若干萬人金若干萬兩有患則額外之誅靡已無患則歲辦不減也夫河渠本爲國家之利而今之病民者莫甚焉噫安得如初議罷專設節浮冗稍蘇疲氓斯善矣

榮祿大夫少師工部尚書贈在平伯諡榮襄吳

公中神道碑

楊士奇

公諱中字司正姓吳氏世家山東之武城業儒曾祖淵祖與仕元爲任丘令考成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正治上卿少保工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管州後屯衛經歷陞太寧都司經歷太宗皇帝義旗舉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公体白潔豐偉占對明暢上一見拔於羣衆賜裝衣命守衛士力田南兵攻城率衆却之移守朔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略賜衣服器物以嘉獎之遂命署北平布政司

理問陞本司經歷給饌運贊城守並效勞績陞大理
寺丞是歲旱蝗公言此由刑濫所致乞法司務寬平
無幾陞少卿以發姦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將營北
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命取材於蜀還又命董餉運
北京賜帛六百疋車駕北征公扈從兼督餉運既還
丁外艱歸起復仍命董宮殿營繕公言營繕吉事臣
喪服未除非所當預改刑部尚書後以言事忤旨逮
繫 仁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少保仍兼尚書賜
寶帶金織衣已而坐累解少保公事 三聖皆信任
凡車駕行幸不以遐遁皆在扈從 三陵之建皆公

董役竣事皆有銀幣之賜 皇上嗣位以公舊老復

少保重建奉天萃蓋謹身三殿乾清乾寧二宮命公
董之旦夕勤勞致疾功成公雖在告嘉念厥勞陞少
師賜白金文綺加繡麟衣無幾疾竟不起正統壬戌
六月丙辰云訃聞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賜
祭追封在平伯賜諡榮襄命有司治葬事官其子賢
世襲錦衣衛百戶公爲人和易聞爽勃於奉公其掌
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穢惡疎桎梏時食
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遷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
畫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忘僚度有容雖忤不

校或屈已伸謝愛護僚屬恒庇其佐在南京者嘗賦
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加數十時論謹譚公聞駭愕
遽奏罷賦悉給於公屬官有器能者率獎進之先事
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京師
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此本 皇
上之仁亦公預贊畫焉明于燭姦嘗四鼓入朝道過
負鈔數十萬緡者公曰非寇而何命從者悉繫以奏
詰之乃造鈔匠盜寶鈔提舉司鈔遂置于法邂逅有
見必上聞不以出位爲嫌歷事 四聖皆承厚遇所
得賜賚時鮮與儼宣德中嘗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詳

達蓋以貺公之行云所得舊詩圖畫尤多自念久病
奏乞停祿不允家居事親孝敬常迎就養京師備極
崇奉親浚致御祭之榮永樂中命大臣之子入侍

皇太孫公推於其弟雖貴待姻戚鄉黨相與款洽如

布素時黜窮恤匱不問識與不識與人處謙和怡愉

大官中貴皆樂親之屬纊之日哀悼之衆無間殊戚

吳中字司直武城人以鄉貢爲都司經歷燕師起中

首降爲上守北平拒破南師後遷刑部尚書改工

部尚書中貌豐偉如冠玉長七尺餘聲若洪鐘朝野

望之而性勤敏多計筭凡事四主爲造北都城堞

宮苑曹署過三十年皆出中指授片木礫瓦各得其
任而貪縱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
舍徧于都邑加少保坐受人賄爲保舉事發下獄將
半載始釋之奪少保尋以太廟完復之再進少師卒
贈柱平伯中湛于色後房曳珠翠者無數而爲妻嚴
妬不敢近一日領誥畢返妻令左右爲我讀吳中誥
已問中曰上筆耶曰上安得爲此亦翰林臣草
耳妻笑曰果然以忝翰林名知人卽吳中誥一篇何
嘗許一廉字中面赤亦強笑而已語後聞禁中優伶
承應爲吳中畏內狀上輒一舉盃也

弁州別記

行在工部尚書李友直傳

實錄

李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 太宗皇帝在潛邸將
舉兵靖難北平布政使張昺知其謀會其僚欲奏發
之時友直爲庫吏密以告于 太宗得禽斬昺等友
直以功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
爲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殷咸命友直
董之遂改爲行在工部左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陞
北京行部尚書奉命祀西嶽及周諸陵既還言關中
民疲困狀深見嘉納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
尚書凡朝廷有大典作悉以委之正統三年九月卒

通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

工部尚書王忬傳

實錄

工部尚書王忬陝西郿縣人自太學生授蘇州府同知歷應天府治中山西右參政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及民正統中陞行在工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居工部八年營建宮殿百工政令忬贊畫之功居多正統末請老致仕歸家十五年以疾卒時天順七年七月遣官諭祭忬篤實廉慎而才亦精敏歷官四朝有譽無過老益狷介不阿是時王振用事忬累被侵侮故未幾卽引年而退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榮傳

實錄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寓
福建閩縣初姓王氏其母舅薩琦爲編修榮從來京
以能書秀才選任中書舍人已巳之變虜衆奉 上

簡科
使府
建後

皇車駕至土城邀大臣出迎會議遣官往衆相視無
肯行者榮毅然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充鴻臚寺
卿與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等物還改太常
寺少卿景泰初陞工部右侍郎與都御史楊善同使
瓦剌奉迎 聖駕回京錄功轉左侍郎理部事天順
初陞本部尚書曾欽作亂督軍殺賊降勅嘉獎命兼

大理寺卿 英宗嘗與大學士李賢論及其事稱其
忠尋患風病辭職有旨令養病成化十一年三月卒
年六十賜祭葬如例榮體貌豐偉有才幹能應變而
不事紛擾陳汝言嘗言于 英廟謂榮不學無術及
汝言敗命多官鞠于庭榮詰汝言曰爾有學術顧乃
爲如許事耶汝言默然

以星公建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傳

實錄

萬祺字維壽江西南昌縣人少爲縣學吏頗知書以善星命擢爲鴻臚寺序班有援之者超擢爲吏部主事天順初從太監曹吉祥首事陞郎中曹欽亂以援大學士李賢于難薦陞太常寺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憂起復任事爲言者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管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年正月卒賜祭葬如例祺起自胥吏處要任已駭物論又居六卿之列且加以官保一時大臣不能執正而科道亦噤不上言人心爲之不平然其爲人亦謙約

不敢怙肆不甚爲士大夫所厭惡故得保全云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王復傳

賈錄

王復字初陽順天府固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初授
刑科給事中陞通政使司右叅議尋轉左也先入寇
時選能使虜迎駕者復請行遂授禮部右侍郎與
中書舍人趙榮同往還陞右通政再轉左丁繼母憂
奪情起復踰年陞通政使遂遷兵部左侍郎命清武
職貼黃成化初擢本部尚書以陝西多事命出巡邊
得便宜行事凡所建置多合時宜言者謂復居兵部
非宜改工部久之加太子少保已而乞致仕從之賜
勅而行仍令有司如例給夫米終身成化二十一年

六月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莊簡賜祭葬如例復
重厚寡言雅志冲澹遇人不設城府臨事審處綽有
條理與人言未嘗有矜異色一時公卿有大臣體者
惟復人不盡知也且好古嗜學廉約自守不事矯亢
故能以德量保其祿位而終近時大臣沒而得謚者
多出于同年當道子居顯位惟復以公道得之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謝公一變行

狀

何喬新

公諱一變字太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裔世家南昌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于嫻夫王氏家遂冒其姓及公貴顯乃請于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爲汀州經歷以廉惠得民心部使者薦之陞推官獄獄明恕正統乙巳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郡推集民兵助閩帥守禦屢挫賊鋒旣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爲賊又爲力辯得釋民德之及卒汀人建祠以祀焉公天資溫粹弱冠從翰林侍講吉

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書先生覽其所作經義論策
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
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營公扶柩歸葬居喪讀
禮足迹不入城市免喪以所業赴江西鄉試名在前
列會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士及廷對 英宗皇帝
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
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末又曰禮樂之本
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陛下運此誠以興禮樂
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誠以
用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著龜一刑之施人畏

之如鉄鉞矣 英廟覽之深美 聖衷賜進士及第

推翰林院修撰又命公與庶吉士楊英等同進學於翰林俾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發爲文章不爲奇崛雕刻之詞而純密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偉器期之脩 英廟實錄文達爲總裁以公爲纂修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 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爲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紵絲二表裏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等物尤厚公因請假歸省先塋抵家捐俸立義學教族黨鄉閭之子弟又置義田義倉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

往祭奠遺民迎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
咨嗟頌其賢暨還京會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
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
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
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
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感嘆想見其
爲人 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儒
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
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馬公分
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爲泰定帝爲世

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
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
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
正前史之謬君子題之書成進御陞翰林院學士賜
宴于文華門右廊又賜鈔一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彥
實等皆以學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
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
參以祖宗舊制具爲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
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

者持吏短長恣爲姦利公攷校案牘嚴勾稽剔蠹弊
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斥遺作頭不得
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用以授屬官之廉
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二十三年公得
痰疾卒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賜鈔萬貫
賻其家遣官諭祭者再且命有司治葬公爲人天性
樂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尤篤友誼有誤懼法網不
能自直者必語所司爲辨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
沉淪下僚者薦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幸客歿者爲歸
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

得羅倫置諸魁選已而倫以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
得王鏊以冠多士及試大廷鏊名在第三人皆服其
鑒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傳

實錄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字廷杰直隸束鹿人景泰元年鄉貢士授監察御史出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皆有聲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協守寧武諸關修明軍政邊徼晏然尋遷副使分司臨清用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持憲度嚴軍法數年虜不敢犯入爲工部右侍郎時河南飢命俊賑貸多所全活未幾轉左遂進尚書加太子少保俊爲人清慎儉約終始不渝在工部數年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人無間言累以足疾上疏乞休久之乃命馳驛歸仍勅

有司歲給食米與隸弘治八年六月卒年六十八賜祭葬如例自俊之去工部也繼者鮮能及之俊可謂無愧大臣云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遺事 李堂

公諱俊直隸東鹿縣人景泰元年鄉貢擢監察御史歷按治浙江等處風采壁立九載陞山西按察司僉事轉山東副使操持日厲受知歷城尹吏部公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六年陞工部右侍郎轉左奉勅賑卹河南等處地方災傷激揚鎮定事竣復部聲望偉然弘治初本部缺尚書黜邪崇正之際

時三原王公爲吏書以衆望推陟部正內署亦企仰
之奏立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賣放私役及僞
印假班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
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
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贖覓買辦
物料痛抑勢要高控虛估浙江荊州蕪湖三抽分處
主事及洪閘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輕以廉介
字樣與人一時屬員更相濯磨蓋政務與各監局相
表裏而內官監尤爲掣肘公坐鎮紛拏惜賞剔奸體
國惠民之政始終如一日亦遇 孝皇知眷倚任之

專故能全其志節以足疾三疏允致仕每詢其起居
欲再起公竟以疾卒年七十公剛介出于天稟好善
嫉邪嚴於涇渭自夫人李氏沒家無媵侍公退門無
私謁亦未嘗輕易及人門投刺往還時潘公禮爲右
侍管理易州山廠氣節相符嘗乞休致三原王公奏
留之曰前此管廠者未能或之先也及歸貧不能自
給人以二妙目之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公璋神道碑

林俊

弘治丙辰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劉公梅坡
三上章致其仕情愴而詞益哀 孝皇帝憐之加太
子少保還之延平途給驛家給廩月爲石者三給復
歲爲名者四所以優念者勤複 上卽位就家進榮
祿大夫優游鄉梓者十有六年正德辛未壽八十三
以逝公諱璋廷信其字幼孤萬夫人安節忍貧育教
之遂知奮勵砥行劬書闡聞一室聞如也天順丁丑
第進士爲戶部主事郎中佐會綜勢稍暇繕閱書史

屬然公輔之望不涉連化久之參政山東東人饑
殍相望薰蒸成大疫同官五人染其三以成公視無
怯水爭蛟龍陸走埃氛窮僻邑以至剗庾勸分藥病
而掩骼心力俱盡民全活爲多遷浙江右布政使尋
轉左浙歲儉米二十有二萬而畸軍食告匱幾爲變
公徑支積餘二萬五千兩給軍方請後聞之罪時王
端毅公爲巡撫賢而容之公復經理爲後繼者疏存
留鹽鈔易以米而稽其屯之額以爲定支窮見至隱
利孔塞吏姦挾於是用給猶餘藩政一清擢總督江
淮漕運兼巡撫右副都御史時河洛飢南戶部主事

張倫疏割漕米八十萬石由黃河入汴以濟 憲廟
可之命公運其七倫運其一宋漕規江不入淮淮不
入汴河性悍急非江淮之舟能濟倫未考也公募巨
艘與習河勢者並運而前覆者溺者核其實無問河
洛得濟民全活又多明年江淮飢公先事處分倣范
文正富文忠拯濟諸法舉而行之蠲其租罷其歲輸
供應民全活又多卽襄蝗大作公又巡卽糴有糴者
曰巡撫至蝗滅公至大雨蝗水死以盡又巡四川令
民輸粟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蠲廉墨積
以石計者百萬而餘人疑其迂比再成連飢深賴爲

濟不足猶取粟於荆潯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早
民全活又多其它復竈丁之輸銀解部以准除鹽課
種馬限年責駒以二歲始以二十歲止爲常解備用
馬匹不責地產定爲直匹一十有二兩解部與寺給
軍自買而會驗其直之當印馬改差御史代武臣以
杜漁利運軍京衛外衛一體支米在淮南時也刁農
鷺兒鵠鵠烏都雞公五寨夷負險絕糧道公宿兵二
路示夾攻以智將提勁兵入問其罪夷懼誅降播州
宣慰楊輝溺愛其庶子友貽其鄉當輒爲立安寧宣
撫而官之友遂謀奪嫡誣其弟宜慰愛有反謀下刑

部侍郎何公喬新偕公案驗發其姦除其司割平越一所官兵守之友橈職銷印置之保寧周防慎密部下帖帖以靖在蜀時也入爲工部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又入爲工部尚書營建節省公不治生產既歸敝屋猶故戶之稅不盈一石僮僕鬻販自給裕如也謹潔宣整無躁動無疾言舉武不差尺寸三事標表有東郭順子之廉子產之惠一念人國庚午予再起征藍深惟進止之絳則以問公公曰事關安危在老夫卽日起是時公八十餘矣老成愛國杜祁公之心也弘治初詔大臣各舉堪爲藩臬長者公舉俊時與

公未相識也古者辟薦不諱至成則弔公俊之知己
墓道之文客非俊責耶公所著有梅坡集清永成一
家言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徐貫傳

實錄

徐貫字原一浙江淳安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福建右叅政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至尚書加太子少保以修清寧宮進太子太保以疾乞致仕許之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卒贈太保謚康懿賜祭葬如例貫溫厚明敏在職方久熟於邊務謀畫章奏一時郎署稱首巡視福建海道料理蘇松水患績亦可紀其在遼東風教少著而晚節頗不競云

工部尚書曾鑑傳

實錄

工部尚書曾鑑字克明郴州桂陽縣人以戎籍生長京師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有通州民十餘輩坐誣爲盜獄已具鑑辨其寃後果得真盜改工部陞吏部郎中成化末陞右通政弘治中歷太僕卿工部左侍郎進尚書上嘗召至便殿趣造戰車鑑言派辦之害請以舊所積槐榆木爲之又嘗問工匠缺乏鑑歷陳災傷逃徙之故皆見嘉納正德初以修蘆溝橋隄製內殿龍毯賜玉帶以病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正德二年閏正月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如例鑑爲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人謹厚勤勵居家友于兄弟屢歷數十年雖無表表
建立然亦無失德也

工部尚書李恭敏公鑑傳

郭 紳

李鑑字瞻器湯陰人天資穎敏氣宇端凝接物和易
中不可犯智慮邃密外不欲彰成化壬辰進士授都
水主事管河臨清改作板閘又緝內使私鹽數萬引
沒官復除刑部遷員外郎郎中奉命賑山西饑民多
活流民有爲盜者鋋入其巢諭還本業開渠灌田萬
頃民刻石頌德擢鴻臚少卿諫罷郅常恩倖職及與
西山成壇弘治初數上言便宜太宰王端毅賢之再
擬巡撫會有沮之者遷南京太僕少卿再遷光祿卿
削冗監之俸抗章數工部苛具器用耗財無益還工

部侍郎虜入榆林命兼憲職治餉虜遁還朝言十事
且謂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游寵他技以雜
金紫畜異禽以糜梁肉此好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傾
伺以順逆邊方觀視以勤惰命山東視漕上言塌城
之壩毋毀洸河之塞毋通浚泉䟽水漕利可復邊城
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上曰非鏃往不可召至榻
前諭旨鏃始至簡將廣儲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
隘梁溝澗墾荒田舟河流悉有成績上謂司馬劉
大夏曰鏃果善幹國者正德初遷尚書劉瑾用事惡
先朝大臣不附已遂致仕瑾誅之還部加太子少

傳四辭乃允其疏略云德稱位者安寵喻分者危公
論宜之則榮衆指疵之則辱君之於臣在遂其忠毋
徒溢其秩是後倂幸益雜修建大增鑿山之戲內苑
之供造軍器綰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知
殫刻畫色累金碧文石采瓦窮麗極奢公隱憂顯諫
未嘗遽已也 內宮災新作之鏈雅有心計量物平
價擇舊成新費省而工堅諫疏歲數十上其曰漢文
之賢罷靈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所有
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歛則叛今亾微已顯可又促
之屢請停他營併成內宮 上或奪俸示譴或聞從

一二太監劉養監各工錢與議不協面叱之養素寵
貴泣懇于上前直錢不究嘉靖改元年七十有五
曰吾在先朝義不可去今聖主興遺賢進吾納祿
讓能此其時乎歸來八年春秋祀墓外靜坐觀書不
出戶庭不燕飲無音樂蓋天性節約至老不渝云卒
年八十二謚恭敏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俞公琳墓志

謝 遷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致仕西湖俞公卒計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者四公諱琳字德彰以戎籍隸忠義衛成化間公父携公及兄瑄補尺籍父卒時公甫五齡岐嶷不凡大父奇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家當脫此籍稍長從名師游問學大進鍾夫人追念舅言乃就瑄而以公從戎公果以丁酉領順天鄉薦丁未成進士授行人嘗被命冊封晉府郤金帛鞍馬之贈弘治初與周府喪禮舟次歸德感疾危甚公念卽不幸母氏

誰爲養者仰天大慟幾絕忽夢五老人謂曰爾勿憂
爾福壽當不止此覺而詢諸士人乃知有睢陽五老
祠在焉疾尋愈人皆以爲孝感辛亥擢江西道監察
御史多建白癸丑按行畿輔所至發奸擿伏不少顧
避食橫斂跡都御史丹山屠公將薦大用適鴻臚丞
缺銓部舉公而公樂就之屠公怫然曰君才乃安此
耶吾卽當論列公辭曰琳母老獨念此可得常居爲
祿養計非有他也屠公乃已辛酉陞少卿甲子陞卿
公居鴻臚久禮度閑習詞氣宏暢爲孝廟所簡注
正德戊辰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庚午丁內艱服

闕改工部右侍郎丙子畿輔諸郡告飢盜且起上
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往賑之公至飭武備廣儲積未
旬月間諸郡安堵保定有張義官者潛結羣盜爲姦
有司不能禁公廉得其情捕殺之盜遂息事竣召還
公佐工部適值乾清宮之役匠作監暨諸射利者上
下相緣侵費無算公力加裁省竟爲不便者所構改
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己卯陞工部尚書掌司事
如故今上御極加太子少保公念起家戎行致位
卿輔尺籍未除無以昭先德貽宗人也乃上疏陳乞
上鑒公勞勩特命除之公大父之言至是益驗丙

戊秋公偶患瘍請告 上遣中官賜牲酒米某慰問
者再疾少間遂乞歸章七上始得允賜勅給傳仍令
有司月給廩三石歲撥輿夫五名 上之所以眷公
者可謂至矣戊子奉詔進階榮祿大夫公歸訪臨安
舊業更卜築西湖公性慷慨每以忠孝大節自許與
人不欺亦未嘗有忤至義所在則毅然無少假借事
伯兄及撫諸姪友愛甚篤居鄉雖細人未嘗慢遇事
處分精詳論議多中肯綮讀書務窮理以春秋授徒
多爲顯官公自筮仕以至歸休四十年間無少瑕類
有古大臣風公生景泰甲戌卒嘉靖己丑年七十有六

榮祿大夫工部尚書蒲川龔公弘基志

李充嗣

正德辛巳工部尚書龔公致仕歸吳後五年爲嘉靖
丙戌卒於家訃聞 上遣官祭葬公姓龔氏名弘宇
元之蘇之嘉定人也贈都御史古愚公俱爲公父贈
太淑人王氏爲公母公生而有赤蛇之兆方四齡而
能書里人沈翁異之請字以女累封淑人比長攻苦
力學領成化甲午鄉薦戊戌成進士授嚴州府推官
遇事刃迎縷解退直則肆志五經陞南京刑部雲南
司主事甚爲司寇張公瑄所器重 孝廟初誥階承

德郎封父如其官母配俱安人三年庚戌陞本部廣東司員外郎治獄九百五十二時稱平進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次年考察京官公在操行純固之列出守兗州府九年朝京師上旌治理尤最者七人賜宴賜服以風勵在位公與馬十一年戊午考于吏部階中憲大夫加封父母時邊城有警公預爲之備賜幣以旌賢能辛酉陞浙江右叅政勅理糧儲輿疾南歸魯王暨諸殿下具尊罍爲詩文榮其行士民遮留號泣者以萬計至有醺祭祈天者明年到任得告休養尋連丁內外艱家居十三年累薦不起構三隱堂

日惟著述教子孫所撰有方外別志嘉定縣志而補
水經作黃河或問續中吳紀聞皆未就正德九年甲
戌起爲福建右布政使明年改湖廣左布政使秋在
試院閱易禮春秋三經時稱得人是冬陞應天府尹
丁丑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
人往治之僉以公名上聞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其秋勉駕南征
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勅如故是歲五疏乞
休俱慰留尋加嘉議大夫又加祖父母父母妻如已
秩廢孫世美入監冬再疏乞休始獲允曰卿歷任年

久才識老成既累次乞休情詞懇切陞工部尚書致仕者馳驛還鄉壬午爲嘉靖元年詔階榮祿大夫一品玉帶三年遣官存問賜白金一鉅再踰年而公卒嗚呼公德爲長者而才有餘初在嚴富春有張姓者姑媳孀居資樵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訴行部至厥里忽羣烏下遶公車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負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以石投水曰子姪溺矣衆拯之獲屍給公文與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

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
齡公曰政一子歿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歿無疑也
置諸法一郡稱神在兗廉明益著中貲李興奏功還
朝張甚公與相見長揖不屈衆危之其鎮巡劉大夏
等稱嘆焉興亦不能中也兗州有借兒根寄養馬課
有司視爲常徵民不堪科公爲照究連年文卷知爲
額外乃疏免糧萬石馬八千匹公私俱便其他善政
未易枚舉在兗六年受代之日病幾不起諸寮案檢
厥囊將備後事得白金七兩無它物遠近嘆異旣去
餘四載民德之立碑於道事有不決輒往說無不輸

情其在國猶其在充也湖廣有巨璫縱其奴殃民公
命武昌守收逮守畏勢依阿公輒身至府獲首惡六
十三人悉置于法璫爲斂戢守亦引去應天歲飢疏
上乞賑濟民賴以完有中使差往西域所至擾害日
費百金及見公垂翼不敢肆京師帖然扈駕南征
江彬用事銜公抗已詭計中公者數矣而竟不行非
上知公公素所樹立而能然歟公生景泰辛未卒
嘉靖丙戌年七十有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資政大夫樸菴章公拯

墓志銘

王大用

公諱拯字以道別號樸菴遠祖大傳子鈞唐末仕闕
居守浦城夫人練氏止屠邑民德而祀之傳郇國公
得象相宋仁宗三世孫理遷淳安渡瀆灘有淳二公
避方臘亂居蘭溪純孝鄉仍名渡瀆章家公高祖叔
良國初不就人才徵大父申甫父慙俱以公貴累贈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妣吳妣方俱淑人公生時
有犯產子如象形大父喜曰象郇國公賢兆也必大
吾門乎公童子穎慧書讀過卽成誦雙瞳視日不眩

人異之授易伯父楓山勉以大業繩檢弗懈弱冠文
字出人爭傳謠連捷辛酉壬戌進士丁外艱服闋授
工部主事督閘沽頭民立碑紀遺愛改刑部廣西司
逆瑾怪公無所瞻逮錦衣獄調梧州別駕夷獠數百
開馬平墟公單騎諭解瑾誅擢南都車駕郎中裁抑
中貲貢艘夫甲賴以無擾尋改北兵部陞廣東提學
憲副崇正黜邪士習丕變遷本省右參政會寧盜起
委監督捷聞陞俸一級賞白金若干兩轉右布政視
篆使獎庶僚間有濫及公格不報左布政江鍾石至
深嘆服陞廣西威里陳萬年建第會派各省公以藏

貯犒賞一萬兩請軍門應之不煩括索而辦陞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賑饑孥易學宮更成峰溪盜失淵藪隱爲重地嚴核均州無額田補藩俸加派濟寧河變改總理公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冲潰然後漕曹沛自無汙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旣降而雨寧陽杲忽湧數尺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公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底績公回部命偕太監崔

文經營顯陵初計銀六十萬兩有奇公忝經理省
費大半備極規制至於培堂氣築水口爲億萬年之
基尤曲盡事竣賜金幣明倫大典成陞南工部尚書
尋改北進資善大夫侍經筵大祀初獻嶽瀆藉田賜
扶犁錦帶鑲室成賜寶鉞千緡或言前尚書南坦劉
公政不便公曰南坦節慎帑藏釐革弊蠹當守勿失
大學士桂文襄一日延六卿出海運疏稿公曰海漕
固易風濤沈溺叵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濟海者
事遂止庚寅春夏給事疏分郊議下公力陳不可言
極剴切閣臣銜公者短于 上公謝罪求黜冢宰方

西樵從容論救怒稍釋公欲復言民困財乏同官有
難色乃已會饒郡進蓬筮古式忤上意遂自劾請
宥僚屬落職承天守備內臣蕭洪素憾公節制不得
謀利無以譴公乃陰使人登寢宮播弄獸吻致滲漏
奏報削仕籍旋以東宮誕生恩詔牽復已亥春
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久之謂六臣曰這工程儘
好誰爲之大臣以公名對上嘆曰極竟以某事去
耶惋惜之意甚至西樵在內閣與兩京堂官及按浙
侍郎相繼論列章十數上吏部兩疏名請竟不果豈
人能爲哉公家食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

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常輒憂形於色而其孝
弟忠信慎交遊敦廉素汲引後進與人樂易無畦畛
一出天成平生出處大節屹如山嶽旁通郭璞虛中
術餘事耳使再相究厥施社稷蒼生能不永有攸賴
耶公嘗告予曰某在工部惟約縮財力不加賦天下
此心無媿欲修仁壽宮崇聖天子仁孝阻於人非
某所知也戊申正月十二日以疾卒享年七十計開
道官營葬賜祭二壇有行藏無忝終始完名之論予
與公未荆識官西曹時公貴文選黃君應奇不轉予
吏部予出兵備謁陳環溪臺使道薦剡道公不厭士

論乃以奇才續薦可謂神交嶺南傾蓋如故僚好日
篤予受公麗澤多矣都事備述事實徵同鄉司諫徐
子狀以銘見屬予病經年而愈乃不辭杖淚爲之銘

工部尚書趙公璜傳

趙璜字庭實安福人從父官蜀之黔江過石首舟觸漲濟墜水流半里許不溺讀書僧寺得買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買探囊爲謝麾去弘治庚戌進士爲都水主事職方員外郎擢知濟南府府有點吏能舞文爲政蠹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君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旣入官王府復奏乞公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昏至郡皆憚公戰不敢肆尋擢順天

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瑾誅復職陞右僉都御史撫

宣府革官吏冒支積弊歲省軍儲萬餘石調撫山東

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使墾爲田許復

其業倖臣錢寧令家丁鬻鈔禁弗得售擢工部侍郎

兼毀鎮國府玄明宮及諸權姦廬舍以備國用陞本

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

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俱多公在

部剛正自持利害不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

追誅建戚畹第宅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

忤中貴人意乃乞休

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不赴卒于家贈太保諡忠清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童公瑞墓志銘

徐縉

嘉靖戊子工部尚書童公卒于京邸公諱瑞字世奇
家湖廣之麻城元季高皇帝兵起避居蜀之崇慶
徙徙爲乃後卜居嘉州公六世祖諱景明景明生志
高志高生昱昱生永福永福生公有異兆故名瑞少
長穎異不凡習舉子業文舉辭起弘治己酉舉鄉薦
連第進士授給事中稍遷左右遂都戶科會陝西左
布政使王衡御史張文李鸞互糾舉不法事連宗室
言官往勘率衆避引去公至悉發其奸慝成伏罪時

論大快中官扶安奉駕帖取太倉銀四萬兩備內帑
賈故事錢穀出入戶科得與聞時不與聞公疏爭之
奏懇請于 孝廟欲中公危禍有旨以明年當輸內
帑者扣還太倉公曰中官何能爲司徒乃阿達至是
耶遂抗疏司徒某奉職無狀亟宜罷斥優詔兩宥之
由是直聲益振有杜威者藉戚里勢撓壞鹽法公劾
之論如法嘗與御史劉纓論請蠹政逮繫錦衣獄事
得解未幾遷浙省左參議以外覈去服闋補陝西調
長蘆運使乃興修鹽利繩治豪猾尋改廣西參政時
平樂府獠獠繫獄者百餘人公廉之多寃濫乃直之

仍具牛酒犒其渠帥使緝其部落咸感泣受約束居
無何丁內艱服闋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河南左所
歷有政績可紀擢順天府尹 武皇帝南巡公私惶
擾公從容應之若無事者京兆賴以寧 今天子登
極進工部右侍郎奉勅督修 康陵 世廟崇先殿
先後賞賚殊渥滿考轉左昭高祖而下如公官高
祖妣而下俱淑人未幾進本部尚書嘗一再疏請老
荷溫旨慰留公旣典司邦土會計節縮悉中規則其
大者如仁壽宮 顯陵徐河之役上下俱便之丁亥
冬疾作 上遣中官就問私第兼賜羊豕戊子六月

疾復作竟不起年七十有四公性和厚坦平若無所
可否而遇大事卓有定見確乎不可奪歷官四十年
位至六卿謙恭彌甚能以功名令終君子謂其有所
貸云

工部尚書劉麟傳

實錄

工部尚書劉麟以嘉靖四十年四月辛卯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敗起知西安府擢陝西左叅政遷雲南按察使請告嘉靖改元起太僕寺卿擢右副都御史出撫真定已復請告久之起大理寺卿遷刑部侍郎工部尚書以諫織造忤旨致仕歸介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閒住居浙之東長興三十餘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其自守介

然而不爲珍域以是人尤敬愛之卒年八十七

南坦翁履略

張 寅

南坦翁劉公麟字元瑞江右安仁人也晚居吳興之
南坦學者尊稱之曰南坦先生世以武功授山西平
陽衛後所副千戶改南京鷹揚衛又調廣洋衛翁生
于金陵弱冠舉弘治壬子鄉薦丙辰登進士第與同
年進士歸安陸崑觀政虞衡時外戚用事蒼頭騎橫
千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龐泮等交章論劾上怒悉
下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并刑部主事等官視其篆
中外駭懼陸通颺言曰是可諫矣翁時奮激首與聯

下
下
下

清
微

名具奏人意以爲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節
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獄亦寢解
尋丁內艱歸制終授刑部主事門無私謁以資陞員
外郎奉璽書錄囚畿內畿內多貴倖獄事重大部議
以翁領之至則布德盡下周歷遠攬邊鄙悉到大辟
重囚辨問者若干情可擬者若干事無證佐可結正
者若干通計死囚全活者共三百九十有奇輕罪囚
奉例減等釋放流徙笞杖供明寬免若干共一萬六
千四十有奇事後陞郎中正德戊辰出守紹興於時
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翁獨不往捧檄

遂行履郡以康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
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
賢之中官銜之掇拾細故廢爲編氓旨從中下下之
日郡士民奔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臚翁笑曰
督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塵
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爲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
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於石今郡中刻有
遺愛錄翁歸值歲侵斗米百錢家有飢色士大夫相
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于時崑適以逮繫至南都
慰惜尤勤吳子玠施子佩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

湖南
子隱

正加
廣

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關中孫太初方倚居談說
玄理詫相見之晚會龍子寬亦至遂結雅社爲湖南
五隱吳子得翁契分尤加締爲姻好未幾逆瑾誅起
翁知西安陝民戴之猶越也遭內艱計聞卽日就道
藩臬諸大夫交異之陝之僚屬偕其民集千金爲贖
卻之如鉞都憲藍公憂其無以爲喪檄諸司治車馬
之資翁又卻之會江右藩國之變弗克歸安仁乃葬
先大夫于吳興石鼓山南服闋還陝之參政是歲關
陝飢夷虜內侵朝遣貴臣執峻法臨之議軍餉將厚
賦秦民諸司唯唯翁曰不可靖邊本以爲民今若此

內難亦可慮也使者變色曰憂民者獨叅政耶翁不
答時陝民已有詣闕赴訴者朝議特命翁叅豫餉議
使臣爲詘加賦之議遂寢迺精覈儲政大抑侵漁正
賦不脩邊餉亦足自是政聲彌著逾歲擢太僕卿時
繼母戈淑人疾家累留侍翁獨旅寓每退食焚香如
坐禪室首相石齋楊公廷和一日過翁之門見雙藤
倚戶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卿也公嘆賞
遣人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翁禦戎設險儲蓄任
人畿甸以寧病復引歸又三年改大理卿尋改刑部
侍郎會工部尚書缺以翁進補命下之日羅峯閣老

庫帑
庫帑

曰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幸毋多讓翁遇事不
設嫌又咨白冢宰進退其屬郎吏皆俊髦乃益展布
百度用貞部供費極繁浩舊不治藏出入細吏領之
坐是國計潛耗翁創議曰古者愛民必先節用財貨
國脉民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用財宜節取民宜慎
上嘉納之賜名節慎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
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君子
謂其理國如家度越前代又造作咸關大內者二十
四監局率糜費不協典式歲計浮汎無慮萬萬翁擇
其甚者凡十二事條陳疏上得允大約節省者十五

於是中貴人不便皆切齒會 上御龍袍段足不任
監局之舊命所親信者出造蘇松翁以爲非舊議罷
之 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爲忤輒致仕實嘉靖己丑
歲云入仕四十年而生理不贖中人栖于坦上一室
頽如也郡守萬君某往候之病其隘爲築臺始有臺
邑令楊君某載酒往共酌病其隘爲起堂始有堂巡
按御史張君某爲樹綽楔未幾火周君某將捐金復
之翁力辭周不能強楊紀其事銘諸石楊爲亭始有
亭居洞谷之間楊數臨訪因病涉乃架橋於門始有
橋臺曰讀書堂曰廣心亭曰靜露橋曰龍津林居苟

亮盡謝生事夙無寵姬外無歌童笈無厚儲庖無珍
味草布猶書生唯灌畦賦詩爲樂非慶弔不至城市
郡邑之政無巨細悉屏不聞門無俗轍獨文儒有至
則傾倒盡歡翁性孝友事繼母若生母月朔必冠帶
見誕日率諸子弟拜祝堂下獻幣陳設淑人安其養
淑人卒襄事必誠必親繼母弟鳳先大夫屋廬悉以
付鳳一無所取宦歸以俸餘買田益之二瓶子牖序
成若干訓臧獲數輩僅給洒掃而已論交海內名士
嘗曰吾居山中久孫大初吳甘泉凌綽谿諸君子並
逝陳練塘又僻處吾有離索之嘆聞海濱蒲伯兼南

金醞籍明達有行義吳之彥吾之益友也今爲湖郡
博殆天畀之乎翁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賓至輒具陳
欣賞終日曰吾室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
此侑君子謂其爲大雅云至於進退之節尤謹諸御
史推薦德望必以首稱翁聞之無喜色有後進陟樞
要者又夙有交與謹避之有貴重臣取道于湖翁若
勿聞也者而亦不言故讀古書有所得輒書屏間久
之屏表裏斑如自咏曰山堂刺繡五紋披實自譽云
又曰士人身如處子幸自愛不敢從人若有過舉將
盡平生棄之扁於室曰志率弗欲氣勝之也翁晚歲

好樓居寡力自營索其友文翰林徵明繪神樓圖字
之曰高明所廣其義集古詩十六題以自況索予用
韻日夕燕息其間若不知在人間世也自題其相間
曰半壁時觀我羣峰日可賓軒之內曰內光亭儲書
滿架日課諸孫其中皆青雲器也註釋丹經種種凡
若千萬言不輕以示人翁今大耋將臨齒髮無恙步
展視少壯與知己者言雖終夕忘寐謂翁善攝生其
信然乎寡不敏自筮仕濮守受知於翁時以大中丞
巡撫真定陟少司寇爲翁屬吏待之殊禮陟大司空
刻鵠首及期以述到頻年招我入社共持晚節翁之

得已如對嚴師若官如臨上帝平生大德無懈如行
亦謹孔子所謂君子人與孟子所謂大丈夫云云者
可以擬諸其倫使翁久於其位晉握台衡功在社稷
豈云小補海內蒼生締望日勤而當道之剗薦無虛
歲君子謂其出處關係吾道之重輕念翁於寰分雖
係屬義兼師友知翁者無逾于寰敵爲述其履略尚
微鉅公名筆爲之立傳以傳亦足以垂世訓云

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靖蔣公瑄神道碑

慎 蒙

嘉靖丁巳二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蔣公卒於家訃聞 天子追念耆舊賜謚恭靖仍贈太子太保諭祭四壇且命工部郎中郝君察治葬事千金蓋山之陽嗚呼公之受知主上也不渝終始豈非一時之遺賻哉予辱公之知故嘗得其爲人惟忠厚廉潔雅量有容於物無忤而至其遇事乃更疎亮給捷嶄嶄立斷不爽毫髮者其誠與一素所樹立使然也方正德時公守緱楊類多患政適 聖駕南巡六師俱發議者

所計夫役船馬供頓其費不啻揭民習安已久海濱
將無以自存者公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計初
議則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無缺而
民亦不擾且其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
得者且素惡公不能殷勤從而譏諂其間橫肆要索
誅求無厭彬負上所賜銅瓜脅公以夾求之必得
公殊不爲動會 上出觀魚得巨魚一尾戲言直五
百金彬從旁請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
及綈絹服以進且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
上目之爲酸儒勿較也彬又欲奪薩氏居創建督府

托瑣
花以
種

止中
貴索
取

以張威福公力持不可彬怒益甚屢諧公幸 聖明
知公有素略無所入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
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
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 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

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
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
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
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
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方無以應命時 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

臣等
行在
聖女

如公言以激上怒 上曰可問蔣璠白布何處出
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
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
臣一女以進 上知其不可動卽詔罷之公忠誠悟
主類是者甚多而 武皇優容臣下亦出自 聖德
卒成賢守之名及 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
臨清左右告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有旨令速償計非
數百金不可蓋權貴知公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公
以消私忿適徽商吳某者重公高義代出百金始獲
還郡焉予嘗觀夫今之士大夫類多欲而少節樂僅

小帽
步行
露宿

遇上官顧懷避畏窺看變通凡可以自保官爵者若
水走涇無所不至况犯主上之怒撓中貴之權不
恤其身以衛民如此哉方迎駕時公布袍小帽奔走
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達旦百姓觀者恨不能以
身代之既扈送由淮涉徐步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
于歿而揚人德公更生立祠肖像兒童走卒至今以
蔣公稱蓋誠心感人至此會陞陝西參政揚民皆遮
道泣留是豈人力所至也耶先民有言或以千金與
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悅之者誠與不誠
故也嘗論公之德政一誠盡之矣乙酉陞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平賊襲上保戊子擢掌南京都察院事賜
明倫大典又晉司空明年正月則賜御札賜祭品賜
甘露三月命督造仁壽宮則加宮保命修七陵扈

駕幸承天則掌行在工部印其寵渥委任屢屢如此
公自始任歷九官皆有節惠可稱如奉使却楚王之
饋守荆而流賊慕其名不敢犯境者再又築黃潭隄
防水患至今受其利者猶能誦之載於志傳甚詳予
時紀其大者初姚夫人妊公時夢星墜懷中存善翁
亦夢一人朱衣端笏繞屋而旋曰我欲造園龍殿蓋
兩有異徵云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

一婦自樓瀉水誤濺公衣左右欲置之公語以勿問
其度量汪洋豈非所謂清之不濁而澄之不清者乎
歲庚子以七十踰二遂引年致政歸居家謝迹公府
約南坦劉公箬谿顧公等十五人結社于峴山逸老
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見之者如坐春風中雖販夫
販婦一見公未嘗不傾心愛敬私居僻處陋巷過其
門有不知其爲公之室者年八十九而夢嗚呼若公
者可謂完名全節壽考令終者歟

新建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記

葉相

嘉靖戊戌春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成公昔守揚再

踰年陞轉去德在民民懷弗已迺作是祠夫守繫千里休戚一郡之民賴焉楊爲郡俗靡民勞守賢功易以集而譽流不賢易虐民有憂正德間公以名御史出守荆移官於揚初至歲飢卽請漕米萬石用活民歸訟公論遣之不務深文株逮曰毋滋爲其困苦衙子弟欲取堂幅紙爲文公曰毋以此吏入之漸出數錢別市紙以供蹊聞大駕將南諸路斂攻山峙公一切簡省曰臨時利害苟有命諸僚更欲盡賦民免徵之糧以供案成公製之曰民胡可欺比至尾蹶諸悍武權璫百需公不聽當道欲斂夫直饋公亦不聽

怒繫公于舍公憤卧欲絕竟不聽璫欲刷民室女公
曰惟蔣有女但遠不可必得若揚女不可刷璫欲奪
民舍以拓官店公曰民已安居不可奪及諸求胥罔
有得恨繫公于舟不得食者三日復驅公扈舟以行
公至徐乘一驢抵臨清乃返一郡卒賴以全及官轉
夫婦覓一輕舸載原携至二衣橐便行嗟乎揚大郡
守胡求弗得公至幅紙不私一夫不斂比及雷震山
壓之秋而灰生利害又一切爲民以身當之而不悔
傳稱古循良固多其能治行養民也若公真誠純德
出于至愛我民痛心切膏如赤子者幾人昔我揚昭

陽恭愛有廟謝韓范歐亦嘗有祠然諸賢時可爲
而處其易公則逢事變而當其難禮能捍禦大災患
祀有奇節完德功在人祀公實兼而有之祠以百世
孰不可祠在郡城南大道之傍堂楹門楔宏麗而肖
公之像于中我民日往來不知其幾過必式式必拜
拜則頌而思休有光矣然凡我在位亦出入所必經
且暮所共見不有意於思齊乎思公爲人而考其履
思公行政而効其施加之民而民被福是亦公爾矣
安知民異日之愛我不猶今日之愛公平若乃見而
不知賢賢而不知效法顧自棄則公之罪人也有餘

愿哉公名璠字粹卿歸安人今官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朝野方倚重若買地購材鳩工倡衆以成是祠者
義官鄉耆諸姓名具列碑之陰相既爲記其事復作
詩遺我人俾歌以永思其辭曰

於休公仁曰甫曰申天錫厥德惠我揚民揚爲要區
物察民痛誰其父母薄寬我誅惟公之治廉公盡瘁
哀我顛連緩我毫稗恩勤劬劬化黠旋邇弗私片紙
弗斂一夫漕米萬石我民胥活賦有特蠲野無疵後
大駕南來力竭天回孰刷我女孰括我財我民莫居
朝奪我廬三日弗食我擎韋蘇蹇驢遑遑臣節惟良

我民期佑鐵之也鋼有新厥祠有穹厥碑秩秩巖巖
報祀孔宜祠當輳塵尚啓後賢我揚蒙福歲年年
公壽罔齊公譽弗替陵谷可移公祠百世

維風編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
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贊算公曰
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於身
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悅自衣青布袍束
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
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

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
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
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
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
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
節士論韙之

論曰維時乘輿至止 天威所臨生歿呼吸聞耳公
拚一身以翼蔽其民難矣難矣近世仕宦者競飾廚
傳華供帳以取上官一時之媚剝民膏脂而不惜者
獨何心哉

[illegible]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少保謚康懿

林公庭棹墓志銘

龔用卿

公諱庭棹字利瞻姓林氏別號小泉始祖系出光州固始五代間避亂入閩居開化里林浦遂世爲閩人曾祖諱觀生子元美公之祖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歷知撫州府俱以公及父文安公貢累贈太子太保吏工二部尚書文安公諱瀚號泉山成化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任南京吏兵二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安曾祖母蔡氏祖母鄭氏母莆東里黃氏封孀人俱以文安公貴贈夫人以公貴加贈一品夫人成化

壬辰五月二十日生公于長安幼穎敏異凡兒五歲
口占詩對十二善屬文書過目輒成誦薦紳士夫咸
驚異之弘治乙卯以春秋領鄉薦己未會試第五人
主司宮保吳公一鵬司空趙公璜稱曰天下士也以
得人相慶廷試登進士二甲第二人明年庚申授兵
部武庫司主事規條周密大司馬端肅馬公文升亟
加稱許調職方查錄戎冊於南京轉員外郎陞武庫
郎中忠宜劉公大夏襄毅許公進相繼爲司馬亦皆
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用老成方屬意于忠
宣公釐革庶政凡閭里踐更勇士冒濫之弊忠宣悉

委公查理公乃剔姦蠹剗偽慝不畏強禦人皆稱便
正德戊辰同考會試所舉士如今松石劉公天和瑞
石江公曉可泉胡公纘宗皆有時名調職方職掌天
下戎務每邊警報至立削案稿動協機宜二三鉅公
不能爲同異推用武將尤極詳審一以公道行之及
曹元爲司馬故善逆瑾部事率意更張公持正不阿
會張綵爲吏部尚書陽收名士以掩陰附瑾之迹先
諭意於公欲用爲御史公力辭不能綵以是憾公已
已陞知蘇州府公在郎曹且久不宜復守郡公怡然
就道蘇東南劇郡財賦甲諸省且當要路政務外酬

應人事無虛晷公至晝夜忘倦搜摘隱伏裁節冗濫
允汲汲以風化爲先務至於交際士夫引接賓客雖
當疲極亦無情容未朞月頌聲大作閩郡稱治庚午
辛未七邑大水爲患公抗疏言民窮苦之狀乞停織
造罷繁征請鈔關之稅以備賑濟疏入戶部難之公
再疏始報可民賴以濟公察民相安而鎮之以簡靜
民大和擢雲南參政去任之日民追送塞途至有泣
下者或家圖公像以寓思焉雲南夷徼公下車過歷
荒邑治以不擾夷情自安景東諸郡積逋數十年公
知其力困乃令各長官司許雜輸牛馬布帛卽以給

武職久缺之俸遠近欣以爲便土官爭襲互相仇殺
公徐以一言斷之罔不帖服雖道非所轄事或難處
撫按多推公往公亦不辭勞甲戌子炫登進士公捧
表入賀萬壽禮成疏請終養 武宗許暫回省抵家
復上疏曰臣父衰病日侵聞臣將行輒增憂嘆臣若
勉強就道倘以念臣之故爰病不虞則臣身陷不孝
將焉用之奉旨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旣年高
有疾林庭梈暫准在家侍養仍着有司時加存問時
炫以禮部主事謁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光耀吾聞
數十年所未有罔不嘖嘖侈美之已卯九月文安公

卒服闋巡按御史相繼舉薦或命有司勸駕強其行
會同吏部已擬補江西叅政始之任陞湖廣右布政
使隨轉左所至甚有聲稱嘉靖乙酉冬入覲銓曹考
天下藩臬治行以公爲第一丁亥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公蒞政卽疏
革抽分內臣清查驛傳汎濫議處軍民數事威望赫
然未幾爲巨力所中罷歸己丑臺諫交薦陞南京兵
部右侍郎與司馬浚川王公廷相寅恭協政凡中貴
貢獻多索船隻每裁抑其數且疏聞著爲令焉快船
甲累及戎伍公立爲畫一之規科害不得肆壬辰夏

考績入爲工部左侍郎遂署部事值彗星見條四事
以聞且勸 上身先儉約以率天下時 上銳意復
古凡營建之事有裨于禮樂者奮然爲之疏上亦蒙
嘉納後因災傷疏乞取回採木燒造等官五員內府
歲用銅鐵器皿請立法五年一修十年一造省民財
數十萬兩督理內外工程如清復殿啓祥宮皇史宬
大內東西兩所城垣石窩倉場諸工作無不當 帝
心者金幣之賜歲無虛月又有御製詩文書籍之賜
乙未夏遼東軍士擾亂廷推公往勘狼獾都御史公
慷慨以行條上四事皆經國重務 上皆允行未出

關二鎮已抵寧奏至還朝賚金幣未幾進本部尚書
時管建九廟七陵壽宮行宮慈寧慈慶二宮奉先崇
先養心文華各殿諸工役繼作費以億萬萬計公晝
夜焦勞隨宜區畫務求事集而民不擾又疏請酌量
工程緩急停罷工部堂署災公後至肇復之調度得
宜人不知勞丙申春上召諸大臣議謁天壽山諸
陵且駕出倉卒諸供應立辦公分授僚屬之能者凡
道路橋梁行幄器用二三日輒治凡再往返扈從承
恩賜麒麟通袖紗羅衣二襲攢刀銀瓢轡帶諸物方
壽宮之將建也上自擇吉壤于陽翠嶺及周視諸

陵明樓香殿公皆侍行賜肉醢茶食果餅內醢夏太
廟捧主賜酒果脯醢冬宗廟工完加太子太保賜銀
綺有加公辭免加官不允公感遇荷恩憂時竭力目
覩財力不給經營無策兩疏請退有 旨慰留凡諸
權貴有私請多裁抑之於是不悅者衆矣又奉命之
康陵啓 莊肅皇后皇堂祔葬次公忽手足受風治
之廼愈於是決意求歸矣丁酉夏直天愛詔求直言
公因懇疏乞休得 旨卿以老疾自陳情詞懇切准
致仕仍令有司給月廩與復陛辭之日令馳驛歸復
賜寶鑑三千貫爲路費至家以飲酒賦詩爲樂戊戌

慈寧宮成 上念公舊勞頒賜銀幣已亥春冊立

皇太子公表啓稱賀 上有具悉忠愛朕心嘉悅之

諭庚子八月炫以禮部精膳郎中起用以公年高不

忍離公促之曰吾老矣聞報在汝其亟治裝以行辛

丑七月二十九日方對客忽風疾作矣八月三日卒

于正寢年七十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諭祭者

九令工部具棺木差進士造塋域贈少保謚康懿公

天性孝友早喪母黃夫人哀毀如成人至老語及必

泣下待母族甚厚兄弟九人友愛怡怡置義田以贍

宗族遇宗黨之卑微者亦接以禮與人交久而不渝

平生見義必爲不避險難正德初同郡許給事天錫
同僚黃主事昭皆以忤逆瑾受害黨禁方嚴公周旋
其間不顧利害人以危難告者必曲爲之處力不能
然後已非意相干亦不峻拒之性極坦率雖重卒可
親而中實縝密至莅官御下泛濫盛昏必正衣冠其
治郡時縣令鄧文璧被誣公力直其寃乃得免富家
子朱慶繁寃獄十八年公廉其誣出之同列諷以避
嫌公曰吾知其枉也而不爲直之安忍乎其用意忠
厚每如此所著有小泉錄稿小泉奏議日錄有交際
禮志鱗鴻集延賓紀藏于家

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甘爲霖傳

實錄

少保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甘爲霖四川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知州歷工部郎中督郊廟雩壇等工陞太僕少卿累遷工部侍郎督理各官殿及修飾諸陵預造壽宮工完陞尚書坐與武定侯郭勛計奏罷歸越二年起前職加宮保言官論殿詔令自陳去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卒霖敏給能集事性傾狡卑佞初由郎署六七年至卿貳遂躋宮保雖以工役恩然亦諂事權幸所致欲利無厭不復顧康恥嘉靖中年

上深居不視朝百司政多徇賄霖與兵部尚書張璠
禮部嚴嵩吏部許讚皆爲清議所斥云

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菴胡公松行

狀

王世貞

徽有工部尚書胡公者諱松字茂卿別號承菴其郡之績谿人也先世自吳興而徙六世祖桂林府某子原傳容縣令士俊士俊傳景和景和傳庸庸傳有明有明傳淳俱負隱德益至有明而以公贈至淳而以公封皆雲南叅政有明娶于馮淳娶于方贈封皆淑人則公之祖母及母也公少長美風神善舉止其出入人固目屬之矣爲邑諸生工於文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其明年甲戌成進士授嘉興推官仁何御史

按嘉興部顧守訊謀囚大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
公從旁代對甚悉御史大奇之曰推受事未可也而
乃能爾卽奚難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輒挾公
往而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惠稱召入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嘗疏論臨清皇店謂中貴敬繼帥寧不
當以雙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益矯矯持風裁墨
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會意有所不可遂移疾還里
至 肅皇帝之六年病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某
者材臣也而愴故嘗比倖將彬以臺梓戍矣時楊文
忠廷和實嘗國而會桂文襄以言禮驟貴惡楊文忠

而善太原假邊事薦之爲

公極疏論太原併侵

桂忤旨下遷廉州府推官時桂方貴倨甚御史程啓
充周在至以論解公得杖北闕下而太原屢遷繼桂
拜太宰人或謂公且無往公曰逐臣敦後計耶單車
趣之任有守璫據民荔枝園者公奪之民璫戒是強
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謹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
府未上進福建按察公事泉庫失千金持守者獄甚
迫公獨疑之曰守者僂行子耳且盛夏單練安所取
匿出窮詰之則櫛倖與吏爲奸悉論如法永春吏人
追嶺寇道山鄉鄉人驚相拒卽縱擊捕得四十餘人

以爲真盜自誣服公察其冤釋之衆大懼服尋卽其地分守爲布政司叅議泉故有院以居癘疾者其他重勢家幾得之請于朝移院城外島公獨持不可曰縣官念此曹且歿衣廩之卒移島絕遠立斃爲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居遂寢亾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公爲大名益有聲遂進雲南叅政會以國慶獲錫典俄轉貴州按察使貴酋安萬餘有所任易隸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餘從子仁爲致隸仁卽稱病公移書論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夷衆聞擁仁去海河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切仁乃請罪縛隸自

効率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母憂歸服除仍
故官屬歲侵用公筭全活老弱萬計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理河道再以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
公之爲河道也前使詹者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
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可十倍詹時
佐司寇力阻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時
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空徙而疏入海亦以退去
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公他所創轉漕
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爲累令又嘗疏罷鳳陽淮安二
臺守鳳陽守行千金中貴人居間弗領也公之入爲

戶部右侍郎徙左及提督太倉俱未甚遂拜工部尚書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萬金以十二昧嚴業許之矣公亟謂非祖宗制且時詘勿許便嚴意不懌然卒無以奪也時虜大入寇而咸寧侯仇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而內武庫仗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公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惴惴成疾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骸骨詔許之公歸疾漸損而封叅政公尚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

奉觴上壽叅政公沒而父執禮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栢痛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輒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真猶子矣嘗病其族食指衆而室臥不能遽先損地爲樓六楹合族之主而敘居之曰禮可以義起也公旣家居久而臺察守相于旄相屬公不復及私第默爲德于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御史劉君世曾嘗疏公齒德乞存問報聞公恂恂恭謹長者出入時徒步遇孺子與覲敵禮卽田父塵叟探歲功較物賈纒纒語不休也少爲詩與邊歷城貢方棠陵豪倡和在伯仲間行草流俊有法然務以自娛志而已不欲

歐陽修

卷之五十一

李氏

有緝紳間聲公以弘治三年閏九月十有四日生以
隆慶六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少傅工部尚書雷 禮傳

潘季馴

少傅雷公者諱禮豫章之豐城人居鍾舍鍾紀劍瑞也蓋公上世有祖煥者以博達知於張司空華爲豐令獲寶劍而公其苗裔云鄉夫人得異夢生公岐嶷穎異父少傅強恕公亦夢少保夏文靖公告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公兒時能脫水火不歿弱冠舉于鄉繼成進士授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夫達乘兄子妻待其弟寡恩乃匿其弟而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屋而居曰是何能殺人昇尸焉往乎詰子誠子知陷諸潮州公遂生致

之益夫得釋龍溪有其妻與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
其夫曰若與人有卻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
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赫號曰此必其人倫變而
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白其父之孤行公出
所書赫號示而其人哭堦下叩首請死尋以制歸復
補寧國司理涇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
矣乃急捶殺其僕舁于華六所以爲償而華六甦吳
更慙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六與
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
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鞠者曰豈神乎諸殺人

隱測類是以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許公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勢曠者十四人陶仲文以符錄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與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相嚴與陶比銜之而夏文愍亦欲黜仙居應公公抗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紂才賢而後快吾不願也遂出公大名通判未幾以憲副督兩浙學政獨持衡鑑不爽毫髮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學政爲之一新時馴以諸生受公知每試輒升諸生及今不能副公知則甚愧云然

浙人士至今口之俄陞南太僕少卿是時道嘗請北
伐需馬急而公尚未蒞任云事亟矣先期辦馳至得
緩急用大司馬趙公訝曰何迅霍若此尋轉太常卿
推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得便又內外厥
府鋪行召種蠅聚毛錯公一切繩糾以法務以利民
陞工部侍郎是時營天壽山計費且不貲公疏議節
省過當且夙夜在公上遣中貴人偵視知狀乃嘉
嘆久之公受知始此比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屬
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公晉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
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杲得爲卿有心計與之易磚石

爲須彌座積木爲柱皆不可計卽巨璫黃錦見以爲
天生若人爲國家用而璫袁亨於 上前輒言未備
公疏請吉立木賴 上聖明知璫輩欲中公一惟公
言是信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
書添註分宜父子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
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灾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
事者難之時徐文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
萬足矣卽以聞 上喜而分宜不悻公念 上諭且
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踰油履行泥中執蓋自
障卽元夜不休 上知嘆異撤御饌勞之又念其張

勅須以人輔而華亭子璠司繕造分宜孫紹庭司巡
緝分宜以其孫何不能繕造而必令棄之巡緝會內
監復言無所需激 上怒公力請 上閱閱竟 上

喜甚稱公爲良臣有銀鏹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懌然
上意固惓惓知公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嫉公狀
亦灼然矣他如兵仗盔甲繕造內使針工承運庫段
疋爲所司隸行者未可更僕數而節冗費汰偏累紆
解運罔不悉心從事但工曹動與璫貂相屬公輒裁
抑令無所漁射側目者比比公不以嬰念一任之而
卒以相安曰雷公正人約無撓濶爲至是歷一品三

年考

上援故事賜羊酒鈔錠授柱國加少保紫宸

宮再建公議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遣內使廉慎者
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姓者求葺板
房公不許曰管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閤制也毛遣人
謝而心銜之至是乘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
休沐蓋指公而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甚曰禮忠
勤至是賞上尊以紫宸成加少傅謝辭不允曰督掌
工務節財任恣知深矣無何世廟賓天公臨毀甚
穆考登極公舉前此之加派費稱冗者一切罷之
天下以爲更生而一二少年始媚分宜及敗而排之

天下不直其人必欲甘心于公疏入 上曰雷尚書
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咸謂 聖明天子而公更
振厲部事如抑冠服之請停床桌之派汰匠役之冗
裁戚畹之乞一一著爲令 上幸成均公與徐文貞
公東坐聽講甚重適吳給事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
法 上震怒公因便言前杖石今復杖吳恐累聖德
遂得免會中涓言內教場公疏謂 皇上尊居九重
必導迎和氣凝神淵默不宜武躁震驚事遂寢御史
李志學奏裁中官號房內使羣毆御史于朝公正色
奮前曰此何所御史何官爾輩攘臂辱之無君甚矣

衆始解散尋疏謂內府年例各有額近營造輒額外
派而內監又題派倍之臣不願見此事乞骸骨歸里
大璫勝祥以爲指已嫉之不送閣徑擬旨不准辭公
再疏謂工部與內府相關今內璫怙勢行私臣每事
掣肘願乞罷歸奉旨准致仕公前後所言事輒於宦
寺不便而若輩傾之力必公去而後已省臺交章請
留公携一僕一敝篋翩然往矣歸鐔舍杜門謝客著
書如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年表鐔墟摘稿行世家
居十三年爲辛巳小恙語徐夫人曰夢夏文靖公邀
游南岳何祥也遂不起異哉公立朝大節炳炳琅琅

實肖夏公強恕

之夢此其驗矣訃聞

上輟朝贈

太保賜祭營葬

諭曰馴爲諸生時公知余及守御

史臺則馴又諗知公云無論其他績樹更僕未易數

卽世廟宮建豈不稱亟亟而元相怙寵巨璫噬貲

南急倭北急胡民苦征輸帑之餘積一工興輒計數

十百萬上諭迅發期以工竣而朝食公一一肩之

旣以稱上意復以勝羣心茹勞怨它無所覲卒以

就績主上鑒知豈不稱社稷臣哉然公誠難之矣

夫古大臣任天下事而或阻于權姦牽于宦豎卒以

無成今後之人

扼腕不平者何限也

而于公則有所欽慕焉君臣相遇可多觀哉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朱公衡行

狀

于慎行

萬曆甲申七月四日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朱公薨于里第兩臺上聞禮臣核令甲以請上念公勲德詔贈故官遣守臣諭祭使使營其葬事厥嗣工部君維京將請碑誌于朝因其行實俾門人于生爲狀狀曰公諱衡字士南吉之萬安人也其上世籍南康宋時有諱孺庭者爵至東京郡公始徙萬安之西塘科名相繼稱邑世族國朝有諱如初者二子長曰與言當永樂間仕爲都御史次曰與信徙居邑之東

門與西塘別與信子諱彩早逝而有遺腹子祖貴號東一公東一公生而孤子爲宗人所扼旣乃自樹有家以施德聞益大其族公之曾祖也東一公二子長曰寵次曰憲長公無子次公仕爲博士以子鵬爲長公後是爲公大父其後公貴兩大父及父皆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兩大母及母陳皆贈夫人陳夫人以正德壬申生公于慶元里舍有羣雀盤空廻翔舍上邑人善星者卜曰大貴與劉忠宣公同法太公弗敢信也公生有異質出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一補邑弟子文詞嫻美崑山周玉崖

公奇之手書朱童子銘褒馬十四廩于學宮每試輒
首嘉靖辛卯舉江右明年壬辰成進士授福苑尤溪
知縣年二十有一矣法令明肅聽斷神敏吏民懼伏
莫敢爲奸又好古敦化講禮興讓修先賢祠宇賻給
生徒士咸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改徵之婺源其治
如尤溪而才能益展所修舉興除尤衆聲名日進故
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邑有御史行臺太宰以居第
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太
宰之子納婦假閑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吏
送之太宰聞狀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誚公會數天

下令長入補臺諫則謂公年少不中格罷母召而霍
文敏公韜從中調護乃擢爲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
雅精法比處獻平審大司寇漁石唐公甚器重之聞
太公小恙上書請告里居六年閉門窮經博及羣書
學殖益富癸卯詣闕復除故官轉本司郎中時貴溪
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當以某公
代宗伯欲檄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
以黨誤而翟相二子並第舉主坐適翟相子者與公
同經識者服公乙巳奉命錄囚江南會太公病取道
歸謁七日而太公泯服閔補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擢

爲福建提學副使公藻識精瑩校閱諸生甄別品第
錙銖不爽卽所擯落亦爲逐句評駁有以服其心至
許其終身所就往往奇中初試閩邑拔陳公謹爲首
輒以天下士期之明年廷對第一他所識獎爲名卿
重臣無慮十餘人自閩中校文之盛無如公者太宰
李公默閩人也子弟家居張甚與同邑生構率奴客
市毆生墨其面而曳之吏不敢省公曰幸奉尺一爲
學吏令貴強辱諸生至此立捕諸李子弟窮至得狀
論上御史御史難之公曰此獨某爲之不敢以累使
君御史不得已從公而諸李子弟跳之長安爲太宰

訴狀太宰嘆之積四歲乃遷爲四川參政過家覲陳
夫人居兩月陳夫人卒服闋補河南參政時分宜柄
國亦慕公名公第從里人旅進無所結納世蕃快快
補官歲餘不遷戊午入河南省試其冬遷山東按察
使已未歷左右布政使故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
吏以鈞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滯道里之費或
至破產公命懸秤于前召解戶自兌錙銖之贏皆以
予之藏吏負牆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關無
停旅得全產者無筭歡聲如雷庚申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其年蝗爲災郡邑大侵公數上書

請蠲租賑貸招撫安輯條畫纖悉下記郡邑民有得
蝗一斗者以斗粟償易之又遣使糴徐市穀麥舟輸
河上以貸貧民父老詣府白災公召前面諭酸楚秋
歎父老感泣歎呼如在懷保是歲也東人徼公幾敗
其明年辛酉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
洶公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
謹俟迎送無怖吏民詳諾莫知所出公乃列役兩岸
至卽啓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縱騎見所至治辦無
以難公迫王舟出境若弗聞焉是秋召入爲工部右
侍郎三殿告成以栳石勞賜一品飛魚服廕一子太

學生時公董工西內 世廟從殿帷幄望見問偉儀觀
者誰以公名對 上睜而悅之其明年壬戌改吏部
三年考績贈大父父皆爲吏部右侍郎大母母及配
皆爲淑人廕一子太學生公乃上言臣幸得備位列
卿蒙被恩寵褒及先世而本生祖妣未沾一命竊不
勝私情迫切請以臣所應得移贈本生祖妣有 詔
皆准給與不必移贈自是再命咸受尚書號矣時太
宰嚴公左侍董公皆以直贊侍內惟公坐曹延見羣
吏蓋攝篆者三年乙丑以久次擢南京刑部尚書會
河決徐方運道湮塞 上愛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

都御史總理河漕自兩畿山東河南大吏咸受節制
公日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爲
平陸濟之沙隨水壅漚不可足其傍橫流汗漫舟行
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
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始故渠之東有湖
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爲滙其勢絕渠而左公念舊
渠卽幸可疏安能使河毋趣湖而新渠者乃盛中丞
應期所嘗翔開以罷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卽橫決得
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
有詔從尚書畫公廬于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

不停書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其恩意有流涕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何公起鵬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龍御上賓矣穆廟登極晉公太

山以
張月
生

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滑河事宜又聞歲河渠大
備屬大司空缺乃召還掌部事時朝廷清宴興造頗
多所取辦少府常溢舊額公奏本部儲蓄缺乏不足
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爲國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卽仍
蹈故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有異更不舉亦令臺諫
劾臣 穆廟聖明多納公言一時中斂迹 上嘗欲
建一關於禁中命曰光泰召所司營之材用已具公
上疏諫 上曰朱尚書不可奈何遂罷其營太監孟
冲請造絳山燈棚權之費可三萬公上疏言今歲元
夕月食方在修省而興遊宴之娛糜費財用不稱懼

災之義有詔罷報時又遣中官李佑於浙直織造所
增額以千萬公上疏以爲此太監陳洪假以取悅不
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 皇上豈以服玩之故忘恤
元元疏入亦少裁焉然公語多指斥用事左右亦嘗
有旨譙問以爲沽名賣直公執請如故 上亦察其
忠誠不深過之也往內監匠役皆長安無賴子弟竄
名冒食不可究詰公請核其名實所汰數百千人衣
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減中貴人又大驩
然亦無以爲辭部中藏金舊用一郎吏主之不問出
入公乃請遣科道監收著爲令司空傲人從貴人關

請輒得預支估值不則稽留至數歲公乃權其閑劇
以次支給毋敢預請筦部三年奸弊盡絕會徐邳河
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雒公遵往視
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上又以
公兼右都御史經理淮邳等河悉公經畫疏浚濟之
淺築徐邳之隄塞豐沛之決錫海門之壘數月告成
會穆考升遐山陵工作乃趣召公還部時新鄭去
國江陵費用事一日謂公某被顧命輔理責任至重
何以相規公曰主上冲年踐祚今日要在調護
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江陵曰公不知

也 上以大事托我不敢以因循姑息上負 聖明
且人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相悖
乎不悖而罷會有二大臣之獄連及新鄭公謂江陵
一妄男子關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
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不已它
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
于法羣議遂止涿南故有山谿雨水驟發行者多阻
諸中貴或入白狀 上以 太后命詔司空建橋公
奏修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 聖上念及小民德至
厚宜下所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 詔發慈寧

湯沐金錢司空無與也涿州有泰山元君祠都城士
女咸往祀之一日詔司空修祠如法公又上疏奏自
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爲法佛老異端皆
所斥遠况民間私祠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而以
是祝釐非所以光 聖孝疏入亦遣中使營烏武清
新貢詔爲起第長安費以數萬公援故事上請謂武
清幸得備肺腑不務光昭 聖德而非分徵求卽欲
保全其祚宜少裁抑之便 上悟亦減其半會左輔
賈人從武清開請謂京邑土可造城碑比臨清道里
近于縣官省武清入其說賈人上書公奏臨清造碑

乃祖宗舊制一旦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又京邑所造碑與臨清堅脆殊絕不可用其事遂寢公所與中貴戚畹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相公邀公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爲某多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燮爲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甲戌五月公且以九年滿考言者承旨上劾謂司空公爲彊直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上殊無意去公也公再上疏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疏以病

請乃錄前治河功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公少年貌
癯多病在告數年修養生訣寡欲清心老而愈健年
踰七十耳目聰明形神充溢少壯人不若也其歿之
前夕治書報御史大夫趙公猶作數百語明日病遂
革起盥櫛坐子孫還泣擗前問以後事笑而不語得
壽七十有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黃涯郭公朝賓墓志銘

于慎行

郭公諱朝賓字尚甫別號黃涯故汶之大族也曾祖
玉祖順父緒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妣皆
夫人公同產五人於行爲四弱冠舉嘉靖辛卯省試
乙未成進士越四年己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辛丑
遷山西司郎中六年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西寧居
三年以外艱歸十年乃出補河南管河副使又三年
遷陝西參政分守關西居二年以內艱歸隆慶改元
補故官浙江轉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辛未入朝留擢

順天府尹其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明年今上卽位召入爲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又二年擢工部尚書三年滿考累疏求罷詔予致仕歸九年卒蓋自郎署至爲大司空更事三朝凡四十有餘稞云公狀貌魁梧修髯電目而博大渾樸口踈踈不利辭然深沉有器局能任大事精於吏職斷決神敏御下寬簡不爲媿媿小文人亦毋敢干以私者往時大同邊餉召商報中緣請托占窩至乏軍興當事銳意清之乃擇公往公念璽書禁遊民占窩而郎中以貴近關請奪賈人利予之是弊自郎中始也乃

令邊商能轉粟者以力多少自占倉庾卽有收券輒
給銀鹽不必留滯商爭趨之遊民無所牟利不甚從
貴人請比代羨二萬金西寧羗民雜居吏多虐羗公
獨以恩意勞苦與爲約束撫臺用部尉言發兵勦羗
公下令吏士分別順逆敢殺無辜罪死所全活羗甚
衆羗卽有它心公以尺檄諭之伏不敢動其後公去
羗乃時時反矣韓府奪民田民詣吏訟佃戶故匿不
出使訟者久繫公立捕其人物之契劑明白田歸諸
民宗室奴入市關爲軍尉所攝因夜入官舍擊傷軍
尉懼而殺一小兒以誣軍尉軍尉坐死公獻其獄曰

軍尉所攝有名無與兒事安從殺兒奴不敢隱遂貫
軍尉其在浙尤久頌聲大作故事應解物料召商收
買貴家與商爲市交關賕請乾沒鉅萬公思矯其敝
博擇材吏良賈方給以直卽民有備資自納收批至
輒予價著爲式浙俗健訟卽以殺人告言亦多淆亂
不可究詰公令凡告殺傷人吏卽以其日檢驗保辜
設無辜限後不得檢其俗乃衰兩浙水田故多陂塘
備蓄洩歲久淤淤豪家侵其疆塍不得灌溉公令吏
一切濬治悉復其舊或告一武官與廿人爲盜獄已
具公鞠其黨乃或居既遠者在閩公曰安有越千里

同盜者且官與部士同宿止安從跳身作賊邪已核
其實果然寃俱釋之故事漕粟虧折皆責運卒償補
灰且不給公在太倉令于本幫本總均攤補賠一如
議單歲漕無欠工部時直 上登極舉郊祀幸學耕

藉大婚諸大典禮壇壝廟庭椒寢甲觀以次修營庀
工鳩材務從約慎工不告訕故時僦人領藏金錢不
以時給僦人告困公謂朝廷資賈以利用安取坐而
困之以時按籍給予無後期者泐河役興 上遣科
臣行視所役通渠長三百餘里多沙石不可鑿公奏
運道方便請卑治正河爲急此可少緩也詔罷毋開

膠河議興公預言難成狀 上又遣大臣行視工費
十倍初畫者在事亦猶豫莫能決公集廷議以請詔
罷毋開時故相方銳於興作諸附麗鑿空者輻湊而
進微公主持二役必興興且費鉅萬三齊騷敝工又
不成故譚士謂公有功于國以此其後河決崔鎮總
臣欲塞決口漕臣欲毋塞公奏總臣言是卒遣使塞
決如公議至今賴之公歷仕久諳於世事其揣摩利
害言後當成敗咸如燭計臨事持重有大體不滯於
衆所居官十餘任以廉儉稱河南雜治伊藩閉舍固
局不通請問後諸治獄使者皆被污穢語無及公者

所自操持如此公之去位蓋以星變自陳奉詔勉留
而言者微承當路指謂大司空徒清謹耳無能爲也
遂致仕公生平好養生言老而益健飲啖不衰一日
忽病不肯飲藥以爲人生有命藥石何爲萬曆乙酉
六月考終正寢距生正德癸酉得年七十有二計聞
上遣近臣治葬守吏臨祭如法余讀漢史稱石丞
相慶不言躬行醇謹無與比而絳東陽二侯重厚少
文言事不出口以爲大臣長者任社稷重大司空質
行類之然至治民任劇盤錯糾紛若然理解意漢臣
當之鴈行避舍矣豈非所謂才誠具備者哉汶上自

嘉隆以來四尚書並出郭公最後予親覩記其事如此然以所聞彼三公者大槩廉直敦朴不甚相遠河汾之間先賢聖之墟風氣固然矣乃者世俗靡靡日趣於媮諸前進之風烈奈何可復覩乎吾次第公事有慨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父軒姚公繼

可墓志

沈鯉

昔孔子贊易於乾而以剛爲天德之首退而求之當
世喟然詫其不可見及得一人焉而竟以欲病之夫
欲之必足以累剛而後剛之義益顯若乃生今之世
居然稱先輩而終始以無欲就者吾得一人焉曰吾
同年友又軒姚公公東髮登朝歷官幾五十年外而
中中而外循級而上宜勞勩瘁毫無躁心且終公之
身未嘗有莫夜之知兼日之奉廬取庇形食取充口
而曾氏之商歌鏗然動金石蓋公之剛不完於有所

勝而完於無所欲也不佞與公同籍同朝知公最稔
塋中之石抑何忍以不文辭公諱繼可字先父又軒
其別號也其先晉人國初有子寬公占籍襄城是爲
公始祖子寬生讓讓生禮禮生偉偉生澤以子汝皐
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復以公貴累贈通議
大夫工部右侍郎是爲公祖澤生汝皐登正德丁丑
進士歷陞貴州左叅議因諫巡幸議大禮被廷杖有
古直臣風壽終從祀鄉祠後以公累贈通議大夫工
部右侍郎是爲公父公未生時有佳夢旣生七齡卽
知向學邑令田見而奇之髫年補諸生有聲甲子舉

於鄉乙丑成進士初授南陵令邑俗狡政煩公以寬
大明敏治之一年而民服一日同官失金公呼衙役
某前曰金爾盜也不任遂令人持其衣至家索金頃
刻而至僚屬問故公笑曰吾先見若所執刀柄有土
渾若足踐然已心疑之忽聞失金料必踐此出入也
訊之果然遂有神君之號戊辰以治最徵選授四川
道試御史明年實授奉命巡按直隸宣大提督學校
以興賢育才振綱肅紀爲首務因陳言邊務指斥和
戎之陋拂當事意疏雖未行而時論矚之外遷四川
僉事分巡重慶等處地號冲煩苗夷雜處公至修器

城繕城堙剔蠹除姦警如播首且帖然就化丙子擢
陝西參議分守慶陽地當極邊兵食兩誦公詰戎蓄
挾屹然爲西北保障遂遷本省副使兵備定邊等處
邊適當冲掇公亟命郡邑衛所修築簡練夙夜靡寧
警塵遂息閱邊奏薦陞俸一級時平涼等處饑饉百
姓彫敝驛宗悍卒易爲亂公調停聯屬之竟無譁閱
邊再奏薦又陞俸一級隨擢山西按察使刑名紀綱
日就振飭擢湖廣右布政使攝左轄事尋擢陝西左
布政使會計井然毫無點染時關中舊疹頻仍邑里
蕭條貢酋潛掠南番蹂躪重以套虜多故糧餉徵發

無虛日公拮据應辦軍民兩利入覲卽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鎮與虜接壤遑遑收放城下
我弛備於河則套虜得以乘我弛備於山則住牧之
虜得以乘我防禦日夜無寧畧且城中多逆夷亡命
投充丁壯嚴則激寬則玩公恩威並用制馭有方卽
哮劉輩逆志罔敢逞時播酋西牧行經鎮地戒其部
衆無輕犯且遣頭目武天祥等來乞貢公之威德可
知矣公猶恐虜情叵測疏陳防守事宜悉荷嘉納庚
寅以內艱歸禪除以原官起巡撫陝西時寧鎮內騷
於哮劉外誅於火酋至屢上西傾一時廷臣咸推

轍公蓋以公自參藩歷督撫五易秩不離秦所爲周
閱而經歷者稔也乃以羽書促就道中道聞督臣被
逮逆黨構虜深入掠城堡戕運軍絕我糧道遂星馳
入關提兵至河州地方以精兵遏其鋒死士擣其穴
虜遁糧餉始得至靈州數萬枵腹卒不至生他虞而
逆黨就戮當爲首功及克城後疏上善後事宜數千
言大率謂秦塞以虜市課諸將吏諸將吏以市緩坐
譴罰爲虜持歲增費無已市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
左今第與虜約願市聽不願市亦聽課諸將吏眎行
伍實訓練精已耳若然虜且俛首款關求市是我與

虜易道也我重市輕邊塞可保百年無事 上覽之

大悅曰所奏甚合機宜都依擬行各邊虜情雖異事體原無不同兵部通行與他俱要從長計處毋得沿習舊套牽制悞事其後松套等虜果有款關乞贖附逆之罪者公言有明效也時西夏方平虜衆初附公蚤夕調停善後長子死馬所不暇恤癸巳陞工部右侍郎上疏請告不許時大工煩興蒞任卽奉勅提督工程兩宮鼎建殫精以營職業次子死馬又不暇恤甲午再懇恩乞身始予告歸葬二子戊戌復起前官仍奉勅提督工程踰歲大工告成蒙恩嘉齊滿考稱

最荷金幣之賜。廕一子時工部正卿久缺。會推公名居末。上特旨簡擢。具疏辭不允。責任愈重。事機愈煩。明樓改造。黃河歲修。都城繕築。輿梁補建。工役煩沓。值木衍缺。費公悉力計畫。委曲勸導。遠各告成功。而精竭神耗。兩目矇矣。屢疏乞休。具蒙溫旨。勉留疏至四十五上。歲乙巳始得俞旨。賜乘傳歸里。歸則杜門謝客。逾二年而告殂。訃聞。上爲軫悼。贈太子少保。遣官治葬。守臣稱制臨祭者四。再廕一子。益異數也。公爲人真誠疎爽。風骨棱棱。貌朴詞侃。不爲纖趨。自少至老。勅止準繩。無失尺寸。世俗聲色貨利一無

所嗜其才廓落恢弘而出以愼密然不知有機械事也練習朝典洞曉物情凡所調度咸中機宜當官守法務在鉏抑彊梗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踈踈簡默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古鑿鑿指畫率以片言取決生平去就取予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恥爲刻深蓋老成正直君子也當正卿三年例當報滿所司以公移呈公曰主恩莫報臣病宜休何敢言滿以冀恩賚辭不許呈其恬退始終一致如此倘所稱無欲而剛耶若顧復猶子而遺田讓舍分俸督誨也瞻卹族姓而

構建義宅收養也鄉里饑荒而輸粟佐賑也是由親
逮疎恩無不周也其他建議邑城易土甃而捐俸輸
磚卒竟厥役至新尊經閣東嶽廟悉捐貲爲之其好
施而垂永賴類此家世清素門庭如水子姓美秀有
文東修好禮不敢以貴勢加人則公之清規雅度所
貽者遠也公生嘉靖甲午八月三日卒萬曆戊申六
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終